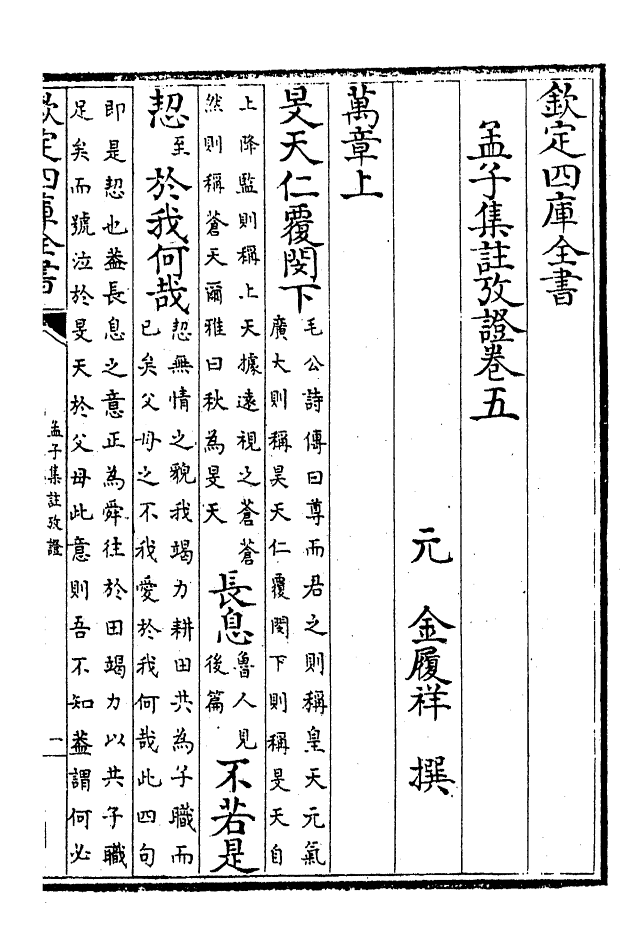


經部




# 孟子集註攷證卷五

元 金履祥 撰

## 萬章上

**旻天仁覆閔下** 毛公詩傳曰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曰秋為旻天

**長息** 魯人見後篇

**不若是恝** 至 **於我何哉** 恝無情之貌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此四句即是恝也蓋長息之意正為舜往於田竭力以共子職足矣而號泣於旻天於父母此意則吾不知蓋謂何必

如此號泣也孟子推公明高答之之意則謂孝子之心却不如此恝然曰我但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至若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如哉蓋自謂無罪而不復憂也此所謂恝也若孝子之心則不若是故下文推舜之為心舉天下之可樂者不足以為樂而惟以未得於父母之心為憂此所以號泣怨慕也揚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夫自知不足則何敢若是恝也此段集註恐於辭意有所未察試以此思之非惟而已矣何哉文意不礙而前後章指照應明白徐鍇曰字書無恝字孟子本作忿

**九男**

路史曰堯之子長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嗣封於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其後丹房傳鑄唐冀隨郇櫟函皆云堯後之國不可悉攷

**二女**

長娀皇為舜妃次女英為舜夫人所謂舜二妃楚辭所謂湘君湘夫人也

**好色**

上聲下文知好去聲

**妻帝之二女**

妻平聲

**少艾**

艾一說白也一說半白也如夜未艾謂少年方半也集註引楚

辭作幼艾見少司命篇引戰國策見高誘註幼艾美女也○此章入要畧二之五

妻舜章 程子 伯子也補孟子未備之意蓋謂以君命命之也 曰 完廩浚井 集註以史記之說為證似未審且就本文言之自是明白捐階與出字相對捐如捐館之捐謂下階去也完廩已下去而瞽瞍焚之浚井已出去而瞽瞍從而揜之蓋舜之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完廩浚井隨即捐出而瞽瞍不知焚之揜之則無及矣蓋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史記不得其意祇以生疑程子所謂如此讀書枉費心力者也又令河中府有舜井二井相通謂是匿空旁出者此客有之真宗皇帝名之曰孝感泉云 象曰 瞽瞍之欲殺舜其意在於奪嫡然亦在其少賤之時帝之妻舜則在其克諧烝乂之後二象曰云云皆戰國時俗流傳之訛孟子因其所言之變以發明聖人處變之心於以示天理人倫之極不區區辨其事之有無也後篇答桃應之問亦然 程子

叔子人情天理於是為至王丈墨曰此語最精切學者所宜反覆深思不可草草領畧過

子產事入要畧二之六自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以下至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即下接君子可欺以其方至奚偽焉中去子產一節履祥妄謂去子產一節不若去象曰一段此何止齊東野人之語幾不可述於君子之口況帝之妻舜在其烝乂不格姦之後此語既非事實尤不當存要畧一書晚年方出此章去取似為一書之玷

幽州書作洲崇山今澧州地三危今宕州一云沙州羽山今海州地有庳今道州鼻亭說者多云嘗至其地蓋寂寥絕遠之處非放流不在此也按古今地氣盛衰不同又古者萬國各世其地帝舜欲封其弟無由奪人近地以處之亦視九州閒田以封之爾雜書言舜葬蒼梧象為之耕今舜陵固亦在道州九疑也又安知南巡蒼梧非以政接於有庳之事歟

仁之至謂親愛之

欲其富貴義之盡謂象不得有為於其國使吏治其國○此章入要畧二之八舜攝此段言尊君也天下養此段言尊親也陽城漢志潁川郡陽城縣有陽城山唐陽城屬河南郡宋為登封縣歐陽忞謂陽城山即禹避舜子處箕山亦在登封縣久遠語錄疑作久近是歷舉兩條一條言與賢之例而舜禹之有天下者其常也仲尼之不有天下其變也一條言與子之例則益周公伊尹不有天下其常也桀紂之為天所廢則變也太丁未立當有而卒二字外丙二年仲壬四年集註引趙氏程氏二說未知孰是當從程氏五峯胡氏曰太史公記湯崩太丁未死外丙立三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凡死弟及非所以為敬宗尊祖也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

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
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
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孔子殷人也
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為是此以素理知其
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
世攷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
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賢聖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
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
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
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
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
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為罪則成湯未嘗
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為亂制又可罪沃丁
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
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
亦無外丙仲壬名世此以歷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

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履祥按太甲以嫡長孫承重繼祖攷之於書自可見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是冢宰攝祭於宗廟也奉嗣王祗見厥祖是見於殯宮告即位也若隔外丙仲壬之世而太甲承仲壬之喪則自成湯外丙以上俱曰祠於先王足矣何獨又曰奉嗣王祗見厥祖其書法若是之重複也

**桐湯墓所在** 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亳城今屬應天府穀熟縣

**程子**叔子 **伊尹要湯** 戰國之時去聖人之世漸遠簡冊之書非國家不能有傳誦者少故一時好進干時之人倡為伊尹負鼎仲尼主癰瘓之說以掩其枉己辱身之醜而濟其富貴利達之私故誣罔聖賢以自文此古今時俗之通患也

**媵臣** 從嫁僕妾皆謂之媵左氏以媵秦穆姬是也湯取有莘氏之女

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此附會之說所由起也有莘氏字或作姺 莘國名 地屬今興仁府 誦其詩讀其書 詩如大章咸池大韶之樂賡歌九歌之歌康衢之謠其時流傳者皆在書如二典三謨凡諸逸書皆在與凡其禮制法度之著文章之煥然者攷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有所契於中而欣慕愛樂之也集註推其所以樂堯舜之道者其事甚實所以興時堯舜其君民者其用亦甚實也 湯三 三去聲

程子曰 伯子 潔其身 謂身不陷於非義故潔若陷於非義則污矣 此語亦猶前章父不得而子 林氏所引已為明白子貢借子禽求之之問以明夫子之求之者乃盛德之所致益興於人之所求孟子借萬章要湯之說以明伊尹之所要者乃樂堯舜之道所致益興乎人之所謂要丈公以為林氏所引雖切然前章不得而子之說意已相類益孟子因咸邱蒙父不得而子之說乃是烝乂不格

姦聲瞍反見化於其子爾則所謂不得而子者**好事**謂異乎北面有臧之説矣○此章入要畧三之七

**喜造言生事** 造為此言以自託且相扇干時嗜進急為功利 **司城貞子** 名字無攷 **陳侯周** 陳湣公也一作惠公者非蓋懷公之弟湣公六年孔子至陳 **向魋** 事註論語子罕篇○此章入要畧三之八

**百里奚** 百里氏奚名自奚適秦於是秦有百里氏 **晉人假道於虞** 事見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年五年 **聖賢未遇之時** 至 **無足怪也** 古者民受田士受祿故士大夫去國失官即無祿祿而賢者去國又不屑於干祿則鄙賤之役亦或為之以自養也如百里奚食牛之事是也但謂之借此以要秦穆公則不可爾又按史記其言百里奚事始雖與孟子異其曰百里奚亡之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羖羊之皮贖之楚人與之穆公乃釋其囚授之

以政號曰五羖大夫按如此則五羊之皮食牛之說異於或者所傳似為有理蕉莊子亦有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之說五羖大夫亦秦人以此名之爾非穆公以為號也

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

語見莊子田子方篇莊周好詆訾聖賢之徒尚有爵祿不入於心之說則百里奚蓋安於貧賤而不顧乎其外者穆公自舉而相之耳王文憲曰言爵祿無心無如莊周言去就有義無如孟子

出處大節孟子不得不辯

好事者之論固是誣罔聖賢以濟其干祿之私然傳之於世壞人心術污人行止所關尤非小節故孟子不得不辯

萬章下

第一章（入要畧五之四）程子曰（伯子）集大成（前一節以樂為喻比孔子）猶射（後一節以射為喻比三子與孔子）聖之事（此聖字獨指孔子之聖）聖譬則力（此聖字指三子與孔子之聖）

樂始終條理圖（孔子）

射百步圖　三子孔子

至　伊尹
至中　孔子
至　伯夷
至　柳下惠

## 班爵禄此章之説與周禮王制不同

按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按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

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履祥按孟子之說與王制無大異但周禮所言五等封疆大相懸絕意者王制所言天子之田方千里以及五等之田則是與孟子皆以田言也周禮首言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正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以及子男之地蓋周初舊諸侯之國尚多故周家封國之始皆以周之親親勲庸爵為五等以統舊國則其封疆所統皆以地言也以田言則天子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以地言則舉山川土田附庸皆在其所統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下至子男之地猶一二百里也且如周封國之初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則是田方百里而山川附庸則方五百里也太公

封於齊以表東海雖為田亦方百里而賜太公履則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是封疆所統方五百里也周封太公於齊以表東海之邦封周公於魯以統附庸封召公於燕以殿北服若止於百里之地何以為表鎮哉况周召皆有采邑於王畿而又表封於燕魯周公之庶凡蔣邢茅胙祭又封六國則周公之地亦廣矣此所以有五百里之説也詩太公召公亦有然者故愚敢以為孟子王制以田計而周禮則并山川土田附庸所統言之也

程子伯子曰樂正裘牧仲王文憲曰本以樂正裘為一人牧仲為一人有疑樂氏而正名裘氏而牧仲名者按春秋戰國之時惟晉有樂氏如樂宣子之族是也惟宋有樂氏如傳所謂宋之樂司城子罕之族是也若魯則有樂正氏如樂正子春樂正克之類是也獻子魯大夫則所友者魯人當是樂正裘又牧之為氏孔門有牧皮者則此牧氏而仲名無疑也

無獻子之家備説

無獻子之家與有獻子之家以有字為輕字殊無意味詳味集註張子之言則有無二字亦挾字之意張子曰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則是所謂無獻子之家者是其心不以獻子為富貴也亦有獻子之家者是其心貪獻子之勢而利獻子之有也獻子固不挾貴而下友五人五人亦不挾獻子之貴而上交獻子使五人者其心一挾獻子之富貴則獻子不與之友矣大抵人情貪與富交彊者必陵弱者必求然富貴與貧賤交彊者必驕弱者必吝此論友者所當深知也

費惠公費邑之君也

費本魯季氏之私邑不聞別有費國也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有費惠公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之後不聞其專魯者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為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但未如三晉之分滅其國田氏之弒奪其君爾

顏般魯顏氏

王順長息長息公明高弟

子**晉平公**晉侯彪也事見左傳國語能友亥唐亦可為賢然悅賢不能舉所以君子譏其失政**帝館甥迭為賓主**上文自大夫小國君大國君皆有友此又述天子之友以終之堯館甥而饗舜是不挾長以天子而友匹夫是不挾貴也**般受夏**至**為烈十四字**李西山以為斷簡缺文其意以為受字辭字與本章同故不可曉亡父桐陽散翁訓舊說亦自可通蓋殺人而奪其貨人所共惡於法皆不待教而誅者也此法般受之夏周受之般不待辭說令尚明烈則禦奪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較**從趙氏說則音角從張氏說則去聲二音皆通蓋射獵之時爭逐禽多寡以為勝負也**簿正祭器**偁云惟公用鮮眾給而已蓋公室祭禮則田以薦鮮其餘取給而已不必獵禽以薦鮮也祭器如牛鼎羊鼎豕鼎雞鼎魚鼎之類牲各有鼎鼎熟則登於俎牲亦各有俎若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安得有此鼎也天子諸侯之

祭獵而取獸者為乾豆爾此祭器簿籍既正則衆不必獵獸以祭而獵較之俗不廢自廢矣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 季氏專魯四分公室而有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當是魯公而欲用孔子亦無官無地可以容之矣季桓子為家臣所弱無如之何始舉夫子而授之職使攝相事此夫子之仕孟子所以不言於魯而曰於季桓子也詳攷在論語微子篇

**衛孝公** 出公輒拒父為不孝其臣諱之以禮律嫡孫當承重繼祖不以父命違王父命故特以孝諡之以掩其非爾孔子久居於陳至衛而輒修地主之禮受其公養之餽一年而反魯舊說孔子久居衛者非也史記陳世家可見

**此章文義多不可曉** 此章初問交際辭受孟子亦告以受而萬章以受禦為喻因告以辭萬章因受禦之非而譏君子受諸侯之餽孟子又辯受禦之說因以獵較為喻萬章問獵較之非而孟子又明簿正之禮因及孔子之仕有三有行可之

仕仕道也有際可公養之仕交際也其間問答一節生一節所以難看

**委吏** 委烏偽反主委積之吏也

周禮遺人之職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而賓客之會同師役則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委吏蓋掌其施惠出入之數故曰會計當而已矣

**乘田** 牧人之官掌養牛羊者以牛為重故曰乘田以牛駕車耕籍田也茁集註作肥貌按茁是生育壯是肥長是大○此章入委畧三之二十

**寄公** 儀禮寄公者何失位之君也郊特牲謂之寓公蓋諸侯為夷狄隣國所滅則奉宗廟之主以寄於他國謂之寄公其出奔者亦名寄公云

**草莽之臣** 儀禮曰刺草之臣

**多聞賢** 賢通大小而言多聞則又以足應學者無窮之求故曰師此章初言不可召中言非其召末言以官召

**三仁** 微子箕子比干皆紂之父兄師保親戚

**霍光** 漢武

遺詔輔昭帝昭帝崩立昌邑王賀為昭帝嗣不道廢之而立宣帝並霍光受遺輔政權自己出廢昏立明其勢不難也

孟子集註攷證卷五

# 孟子集註攷證卷六

元 金履祥 撰

## 告子上

告子 趙氏註名不害兼儒墨之學 義猶桮棬也 以下文例之上當有仁字 杞柳柜柳 此據趙註語錄又謂之蒲柳爾雅曰楥柜柳楊蒲柳郭註柜柳皮可煑作飲蒲柳可為箭爾雅又曰杞枸檵註今枸杞也三者未知孰是當以語錄蒲柳為正蓋可棬而為器者今南方多棬杉 如荀子性惡之說 荀子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櫽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

後利令人之性惡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他如勸學篇亦多言矯揉之意又莊子書亦有駢拇以仁義之說如馬蹄等篇亦多以禮義為害性之具是所謂率天下而禍仁義也○黃文肅謂告子諸問孟子但折之無言而久於斷語履祥就其杞柳而斷之曰杞柳柔韌有可為桮棬之性故揉之可為桮棬人心本善有為仁義之性故可克之為仁義不必深闢其矯揉之說蓋人為氣稟所拘者謂不資矯揉不可也

湍水篇入要略一之五

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楊子修身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令按告子之意謂性無善惡而在所引楊子則謂性雜善惡而在所修故集註謂近於楊子之說蓋告子之說又虛於楊子也

其勢則然也 孟子宜曰人之可使為不善是豈人之性哉其氣與習則然也

生之謂性 此句程子亦引之而意不同告子生之謂性是指其活動知覺

處是性程子生之謂性謂人生以前則屬天地未可謂之性既生則屬我方可謂之性張子所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文公所謂性字從生從心是也其實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告子指氣謂性孟子以犬牛之性猶人之性折之無語矣然不明作斷辭豈欲其自思耶而告子亦無異辭是又不思也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也

## 佛氏所謂作用是性

語錄舉傳燈錄曰國王問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曰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聽聞在鼻氣嗅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又龐氏傳氏亦曰手持足履盡是神通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佛氏之說比告子又精神故集註言其畧相似然佛氏妙處在此差處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為性而不知所以為視聽言動之理之為性也指人心為性而不知道心之為性也雖其生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

繆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也

**愚按**　王文憲曰此段論性大旨及告子誤根可謂明白然告子以氣言性而不言氣字出孟子以理言性而亦不言理字出至程子張子方以此二字分別

**食色性也**　即生之謂性

**仁內義外**　語錄告子只知得人心却不知有道心但見趨利避害飢食渴飲等處而不知辨別義理處正是本然之性履祥謂告子以甘食悅色為性則謂好愛之意生乎內故曰仁內不知辨別義理之謂性則謂長幼之宜由乎外故曰義外告子正以情欲為性而以義理為外也

**異於二字疑衍或有闕文**　江西儒者謂異字自是一句今按告子以彼白而我白之喻彼長而我長之孟子謂此二字不同不可引以為喻故曰異又因謂於白馬之白白人之白同可謂之白若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豈可同以為長乎是誑異以白喻長之為異也然後正問之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則長之之心須

在內也王文憲曰只此一句分曉**林氏曰云云**告子以吾弟則愛秦人之弟則不愛是以我為悅而曰仁內孟子正當曰吾弟則愛秦人之弟則不愛是親疏之辨即義在其中矣安得獨曰仁內乎告子謂長楚人之長亦長吾長長是以長為悅故義在外孟子正當曰長楚人之長果亦猶長吾之長乎是必有差等矣且謂以長為悅則是長長則愜於吾心也則悅豈在外歟今乃以嗜秦人之炙對長楚人之長是蓋因其食色之好非有秦楚之分以指其非外也其實上文長之者義乎已盡之矣惟告子不求諸心故孟子之喻就其所明者愈卑愈近以曉之也○此章入要畧一之八**行吾敬**公都之一語已盡而孟季子不能思與告子一爾**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當時淺陋之辨大率如此所謂小辨破義小言害道亦貴孟子辭闢**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蘇氏軾也其說畧見子思論曰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

可言而不可議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闢是非之端夫子既沒諸子欲為書以傳世者皆喜立論論定而爭起孟子曰人之性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子未嘗言性也葢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云云胡氏文定公安國及其子宏也詳見胡子知言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況惡乎宏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孟子之道性善云者嘆美之辭不與惡對也又曰大哉性乎世俗之言性者類指一理而言爾未有見天命之全體者也又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朱子曰知言所云即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論也

## 為兄之子

集註

云疑此或有誤字履祥按兄字當是乙字謂均是帝乙之子也此段言一時一家而善惡相遠如此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 說具原性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者也下也者惡焉而已矣朱子曰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是也三品正可言氣然氣質之殊何止三品蓋千百而無算也

**乃若其情** 乃若發語辭若字對下若夫字情即下文惻隱之心四句

**則可以為善** 善即下文惻隱之心仁也四句謂性也

**才** 性發而情自然能為仁義禮智之事者蓋性之所能為所謂良能也此才也惟弗思弗求所以不能盡其才者衆也王文憲曰孟子以性不可見以其情之善知其性之善至於不善者罪無歸宿此方微發其機而終欠道一氣字出蓋欲人反求於心而自得也故曰弗思耳矣後面屢言弗思

**恭敬之心** 前篇云辭讓不若此章云恭敬為備且如一見人來便肅然恭敬及其交際或

授受行前後坐上下然後辭讓之端發又恭之一字已該辭讓二字四端一端含二意如恭敬則亦然恭主體敬主心言有物必有則性也故好是懿德乃若其情所謂善也觀孟子引夫子說詩之意則性善之說蓋本於此程子曰叔子朱子曰氣質之殊非一不但清濁而已又詳見大學或問又曰伯子此語原於堯舜人心道心之旨至程子而天下之言性者定集註叔二程子張子之說蓋補孟子之未備也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孟子指性善之才性之所能為者人多不能盡惟聖人能盡其才爾程子指氣稟之才則其資質固有昏明彊弱多寡之不同矣孟子之望人也切程子之明理也密王文憲曰自性而言則情與才無不善自氣而言則情有所偏才有所拘然後有不善○此章入要畧一之二孟子答性善之辨至此章方明蓋告子好自為說不如公都子之善問朱子註孟

子性善之辨亦至此章方備蓋程子兼說性氣二句斷盡古今論性異同張子又欲人之善反是教人以變化氣質也

易牙 齊桓公嬖人性知味並置淄澠之水皆能辨之以滋味事齊桓公詳見管子

程子曰 二段皆叔子語內體用伯子語○同然章入要畧一之九此章王文憲謂為衆人悅就同處看淺處說卻分曉有受用今按此章才字即上章性善之才言性本善但係乎所養如何爾於是以物類喻所養之同則才無不善所養之異則長有遲速因物類之同以上及人類之同其言人類之同則推人形之同以內及人心之同口同嗜耳同聽目同美引以歸心之同然於以見人性之皆善與聖人初無異者又終之心有同然繳上口有同味之喻舉一以見其餘此孟子長於譬喻而切於教人如此又地有肥磽雨露之不齊已可見氣稟之有異蓋孟子非不知有氣質之性也但就此中指出天地之性以勉人耳又自此章之後多言養之之功與前後知

言養氣明善誠身雙關之說不同蓋孟子切於為人以為人性皆善但能存養不為外物所昏蔽則此心自然清明此性自然昭著明誠二者工夫即在其中非有異旨也

**牛山**令屬青州王文憲曰牛山之木譬人之良心句句相對極分明**仁義之心**性也下句良心即是**好惡**情也即上文仁義之發仁發為好義發為惡**與人相近**即仁義之心人心之所同者雖嘗放其心氣清之時此心所發尚未興同然者相遠也**也者**讀**幾希**自作一句令人警省一線未斷急宜存養**則其**註作但其**有**

**梏亡**註作又**存**一段三存字王文憲曰前本然之明中梏亡之失後工夫之存**程子**叔子○此章入要畧一之十夜氣一段本為心而言夜氣特其證驗存養則其工夫山木日夜之所息本喻人之良心未嘗止息然山木之生由氣化而戕賊之者在斧斤牛羊山木無能致力至若人心則生息雖由氣化而不盡在

氣化梏亡雖由外物而不盡在外物此則在我自可以致力所以終歸於得養操存之說夫良心在人其人旦晝所為固有梏亡至夜安靜此良心依然生息平旦之氣即是可驗人若更能去梏亡之害加存養之工無時不用其力則清明氣象無時不然心境為當如何此章孟子切於救人山木一段與良心一段當相對看而養與失養亦對在其間故以得養失養總之而養之得失又在操舍之間程叔子又以敬以直內一句指示操存之方可謂切要學者讀之急宜警省

**暴寒** 喻教之時少聽之不熟

存得則人存不得則禽獸吁可畏哉

**誨奕** 喻教之雖一聽之不專

**程子** 叔子經筵劉子章入要畧一之三十○此

**熊** 爾雅熊虎醜謂虎之類也其力在掌味亦甘脆

**二者不可得兼** 謂適當閒界之際求生則害義取義則即死此方是不可得兼之時須決取舍

**欲惡有甚於生死** 義之可欲甚於生以其慊快無愧也不義

之可惡甚於死以其羞愧之無所容也不義而生則生可羞故雖可以得生而不忍也取義而死則死為安故雖可以避患而有不惱也**如使**苟人心無仁義之性而但有利害之私則所以求生避死者何所不用何所不為且將無所不至則人皆禽獸而已矣**由是**二字作一讀是指本心天理而言**而有不用**猶言何用生為**弗受不屑**此一段指人皆有之雖凡人乞丐者皆有是心則羞惡之本心可見矣**萬鍾**此又轉一節上文是決生死於危急之際此一節是計豐約於晏安之時孟子尤重以為戒**向為身**何文定並作一讀○此章入要畧三之三**仁人心**集註云云王文憲曰此仁之正訓也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却是以人心指示仁**雞犬放**古文桐陽散翁以此為讀**程子**前二段叔子後一段伯子○此章入要畧一之十七**不知類章**要畧一之十三**桐**爾雅榮桐木註即梧桐

梓 爾雅椅梓註即楸。此章入要畧一之十四 梧 桐也桐類非一此則梧桐也 檟 梓也爾雅楸屬多作榎註謂楸小葉曰榎又引左傳美榎云其作檟者若茶恐非檟木左傳樹吾墓檟檟即梓也只當依孟子作檟

飲食 飲食以養口腹養小而失大則為小人而人賤之飲食而無失其大則所養以禮所祿以義是即所以養心志也豈但養口腹而已。此章入要畧一之十五

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 余正甫以舊本為問朱子檢所有舊官本果皆作比字註中亦作比方朱子謂正文與註皆同而無文理恐是一處先誤而後人并改以從之爾今不可攷但尋其義理作此字無疑也見文集

范浚 字茂明婺州蘭谿人號香溪先生曾以賢良舉秦檜當國不起有香溪文集行於世近無之

心箴 本非為此章而作而與此章小體大體旨意脗合朱子取之呂成公問取此何為朱子曰正緣目前人不能如此道

堪輿 堪天

輿地也文選註作天地之神者非○此章入要畧一之十六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 孟子

嘗言仁義禮智而此天爵獨言仁義忠信蓋仁已該禮義已該智忠信則實有諸已而實行於物又樂善不倦一句善即仁義忠信也天理固實有諸已而實行之又能樂之而不已不厭然後見其為可貴也○此章入要畧一之十七

**趙孟** 晉六卿趙氏為長故春秋時謂之趙孟戰國之時趙已為國孟子蓋舉舊俗方言爾

**貴** 貴於已者仁義聞譽道德之尊也人之所貴者膏粱文繡飲食之美爾○此章入要畧一之十二王文憲曰自牛山之木以下十章皆是勉人養心頭面不同所主則一

**為仁** 上章力微則不能勝不仁在於反已下章不熟則反不如他道在於熟之反已莫大於剛健熟之則在於日新○右二章入要畧一之三十一二

**志彀** 引不滿則射不能及遠故教之學之者功力欲其到

**規矩** 器無法則不能成器故教之學之者

法度欲其正也志欲到滿做必有法集註似只作一意

## 告子下

任國名說見下文以禮食如典禮所載進食之禮與飲食之節其變則如不食嗟來之食者會子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揣量度也帶鉤古人衣有大帶其繫佩者又有小革帶一端為孔一端有鉤以穿之鉤以金或玉為之呂氏攷古圖有古玉帶鉤紾戾反捩也錯綜大傳本義曰古語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縱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斟酌俗語也如以勺取酒以入器而酌量其淺深也膠柱調瑟語出戰國策史記琴以軫轉絃瑟以柱檠絃○此章問辨若淺而集註總意極為精密曹交章要畧一之四集註不解文義以其明近不待解也然其指意重在為

字人皆可以為堯舜此古語或孟子嘗言之而曹交舉以為問且自謂已具聖人之形而但食粟無能如何則可至此孟子曰此何難之有亦為之足矣葢就指為之一字發之謂人之可以為堯舜非安坐而可至也所謂為者必有用力作為之功焉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鶵雛則是自為無力之人今曰舉百鈞之重則是自為有力之人如此則舉烏獲之任者即是用力以為烏獲也然力猶有分限而性則無不善夫人之為堯舜則又豈以力不勝為患哉乃自不為之耳此章為字皆重字但為患一為字似輕耳

百鈞 三十斤為鈞百鈞則三千斤古稱不知若何漢稱一斤當今稱四十三文重強

匹 禮記庶人執匹註作鶩

烏獲 集註古之有力人史記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皆至大官雜書載烏獲將渡舟人不知其為烏獲也行舟自若烏獲涉水持舟舟人以楫梳其首烏獲登舟嗔目視舟人髮上指舟人驚眩烏獲兩足蹴舟左重則舟左皆沒

右重則舟右皆没始知其烏獲謝罷得濟但此事與孟賁同未知孰是

**堯舜之道**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為之在行止疾徐之間衣服言語習行之際此所謂人皆可以為也下學而上達耳

**知求** 此章前為孚主行言後知孚主知言知而後能行行在於知知在於求

**高子齊人** 齊有高氏

**小弁** 小雅弁彼鸒斯之篇詩傳曰太子宜臼作此以自怨序以為太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何據

**凱風親之過小** 七子之母不安其室而欲再嫁固為失節然禮律有繼父之服又所闗止於一家故曰過小若小弁則天子廢嫡立庶國統所係不惟太子之生死不可保而國家之存滅亦不可知故曰過大

**宋牼莊子書有宋鈃** 莊子天下篇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

表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也又見荀子非十二子篇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是墨翟宋鈃也註云孟子作宋牼○右入要畧三之六此章與第一篇首章相類梁惠王問利國孟子闢之可也宋牼言用兵之不利似矣而孟子亦闢之蓋利之一字不可啟其源也啟其源則末流有不可勝言之害且言用兵之不利而欲止之其有用兵之利則又不可止矣利必有利之害仁義自有仁義之利孟子尊敬宋牼取其救世之心也不取其言利救其學識之淺也

**任**今濟州任城縣至今襲慶府鄒縣一百八十里**平陸**見前篇**名**聲譽**實**事功猶今人言功名也

**仁**髡疑孟子既出未見致澤之功而去之為不仁孟子言聖賢去就不同而無非仁以其皆無私心而合天理也

**魯繆公**史記諸書並作穆呂成公大事記曰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

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質諸孟子皆非是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是穆公欲友子思而不可得也況敢臣之乎以臺無餽之事觀之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無惑乎魯之削也穆公雖不能終用子思然尊賢尚德之意當時所罕而公儀子之廉儉亦得相小國之道以魯之弱崎嶇強暴之閒竟能與戰國相終始豈非其君相之力耶

公儀子名休 史記循吏有傳

子柳泄柳也 檀弓亦自有子柳未知孰是

不用賢則亡 孟子謂賢者去就則存亡所係削不勝於亡歟

削何可得與 按魯自悼公卑於三家及元公以後不載三家之事而費自為國必三家又微各據其邑而魯自僅存元公之世齊田氏正強威烈王十四年田白伐魯莒及安陽明年又伐魯取一城又明年元公卒而穆公顯立立三年而田和伐魯取成則孟氏亡矣又十四年而田和伐魯取

最韓救魯又四年而魯敗齊師於平陸又五年而田齊伐魯破之又八年而穆公薨子共公奮立益穆公立於元公連喪三城之後可謂削矣而穆公三十三年之間凡三被兵喪二邑所謂削滋甚也然外結韓之救內又敗齊師於平陸平陸齊地則是又一嘗伐齊而敗其師也此所謂削而不亡之驗也

淇 衛地水名

河西 自齊言之則衛地在東河之西也

高唐 齊西境大邑陳氏得之而始大今為州

華周杞梁 左傳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事亦見檀弓下篇按傳

首作杞殖華還遇莒子莒子請盟又作華周對中作獲杞梁不復見華周事末止載杞梁之妻此曰華周杞梁之妻左氏人名字氏多是重複孟子接聞尚近舊必有攷又按琴操曰杞梁妻嘆者齊邑杞梁植之妻所作也植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則又作杞梁植今存二說以備參攷又按孫氏正義曰華周即華旋也或云齊莊公襲莒墜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為之崩

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 孟子仕齊豈不欲德烈加於上下其德烈所以未加於上下者必有不得行其志者矣不得行故去而又不欲暴然揚已歸過故其去就之間泯然無迹有非髡之所能識者又不欲自言此意故但舉孔子之事非衆人所識者以答之意在言語之表矣

五霸趙氏 註說部康節同 齊桓 始霸中國尊周室攘夷狄 晉文 自宋襄公伯為楚所陵晉

文公却楚尊王遂霸中國**秦穆**本霸西戎能成晉文之霸諸夏亦尊之**宋襄**繼齊桓之業以圖東畧而南襲於楚**楚莊**楚世與中國爭霸至楚莊為最賢**丁氏**唐丁公著蘇州人其說亦本杜氏左傳註**夏昆吾**史記陸終之長子曰昆吾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虞翻曰名樊為已姓封昆吾即衛地**商大彭**史記陸終第三子曰彭祖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虞翻曰名翦為彭姓封於大彭即彭城是也**豕韋**堯後在商為侯伯周封堯後於唐以更豕韋之後其後又封於杜**讓**一字二義遜讓責讓然責而謂之讓以禮辭責之也如禮傳曰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樂者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耶何乃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有賢而不舉者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此天子讓諸侯之辭也左氏傳公使讓之曰

云云及霸主讓諸侯與諸侯相讓之辭此類亦多非辭之所可責於是乎有討今南音遜讓之讓去聲責讓之讓上聲

**葵丘之會** 周襄王元年魯僖公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傳曰會於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傳曰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穀梁傳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

**南陽** 齊之南境汶陽之田

**百里** 說見前篇班爵祿章下

**辟土地充府庫** 興利聚斂之臣辟土地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說見前篇辟草萊任土地章

**約與國戰必克** 從衡攻戰之臣

**白圭** 詳見史記貨殖傳薄斂固美意然此乃北狄荒涼之俗非中國通行之法也古者公稅皆什一後世公稅於民雖三十稅一而私取於民實什取五葢古者官授田後世人自買田也人自買田故官稅輕私授於農故私取

重然白圭之欲輕取據本傳圭善治生能薄飲食忍嗜欲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天下言治生者祖之圭之欲輕賦滋別自有理財之術也然圭自謂其術不可學使圭自為之則輕賦而亦可使他人為之鮮不為民害矣故孟子不許

**泰** 耐寒宜乾

**治水** 禹順導丹曲防

**樂正子** 名克為國相者不在力不在智不在博但是好善則衆善皆為之用

**傅巖** 傅本堯後之國傅巖在虞虢之間名為傅險澗水壞道發胥靡刑人築之傅說貧代胥靡之役胥靡者有罪連及末減之人其役如周禮罪隸漢法罰作後世官徒也高宗夢得良弼被褐帶索以形求之果得說

**膠鬲** 闕

**管夷吾** 管仲本管叔之後氏管名夷吾字敬仲又曰管仲

**士** 刑官也管夷吾為齊師所索魯使獄吏囚之轞以予齊也

**孫叔敖** 楚蔿賈之子蔿艾獵也孫叔其字敖楚官號也舉海濱少

泒而隱於海濵也荀子曰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註令弋陽然孟子謂舉海必有所據程子伯子○此

章入要畧一之二十八

孟子集註攷證卷六

# 孟子集註攷證卷七

元 金履祥 撰

## 盡心上

盡其心者

僭說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朱子以上句文法如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故集註反僭說而得此章之意○入修身以俟之語録既不以天壽貳要畧一之二十二其心又須修身以俟之方始立得此命自身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是當始得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内須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天壽貳其心而一向胡亂做去又不可如佛氏以絶滅為事亦可謂天壽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

理會所以做事無頭腦無父無君亂人之大倫

程子（叔子）

張子曰（張子西銘盡得此章之意而發明之若集註收此四句則不如程子三句之明順易知昔王文憲嘗以張子由太虛四句何以不入近思錄而收入集註問於何文定文定曰此段說得甚精而亦難看故朱子雖屢稱此語亦嘗謂其有病要之亦非有病但看者易得做病如以虛為理一句便難看朱子恐人有看錯者反為病所以不收入近思錄其收在孟子盡心章末者却是孟子之說已明可以互相發明不至錯看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何文定曰張子所謂虛者不是指氣乃是指理而言蓋謂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為虛爾以下面合虛與氣證之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名之曰天故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然自然之理初無聲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生其變不窮而道因可得而見蓋虛底物事在實上見無形底

因有形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蓋天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至就人身看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因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者非謂性中有理又有氣不過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為性爾合字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太極二五有則俱有固非昔離今合但兩事分開看則有以見其合爾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蓋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為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嘗謂其說得甚精但辛苦耳證得孟子此章卻是分曉履祥按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蓋理與氣合而會於心故心為最靈而能知覺王文憲曰太虛即太極圖上面圓圈氣化即圈內陽動陰靜上二句統說下二句就人上說

**莫非命也章** 入要畧三之九

**是求** 兩是求字皆作一讀其上二句皆古語嘗言孟子指其所求者斷之○此章入要畧三之十一

**誠實也** 實見

得實行得張子曰反身而誠則行無不歉於心語錄取之歉音慊。此章入要畧一之二十一

人能耻已之無所耻輔氏曰以己之無耻為耻。此章入要畧一之三十四

取於人大章

程子叔子謂宋勾踐此章一以道義為主而兩節常相對人知則達則得志不知則窮則不得志一以道義為主則囂囂不失不離士不失己民不失望澤加於民修身自見獨善其身兼善天下無往而不善也義道一理而分窮達盖道主於行而言義主於節而言

佚道章程子叔子

皞皞章

程子伯子豐氏豐稷元祐黨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二句古語荀子亦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也舊說又一意惟程叔子以所過為所經歷文公歎其甚精而從之按過字當作平聲則意自見與天地同流所以皞皞小補所以驩虞

仁言章程子叔子

良能章要畧

二之一**程子**未詳**不為不欲章**要略一之二十九王丈憲曰朱子初取范氏說而不如李氏此說曲折詳盡說無字精**三樂章**要略三之十二**程子**伯子**所性**語錄這一個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四體不言而喻**猶云不勉而中也四體不待言喻益其動容周旋不待思勉而自然中禮故借在外不言而喻者以譬在我者不勉而中也一說見面盎背睟然盎然如此則施於四體其動容周旋中禮者不言可知矣如此輕說似亦可通然非集註本意**程子**未詳。此章入要畧三之十三**北海**伯夷孤竹之國在遼西今支縣中國去北海甚遠大率止以遼碣之間為北海**東海**史記曰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散宜生閎夭招之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泰山章**此章凡三節上二節喻聖人之道知行至到則餘皆近小本原盛大則其用無窮下一節

示學者之方循序而漸進下學而上達

善利章要畧三之二

程子二條並叔子　列子

稱其言按列子楊朱篇曰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畊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毫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毫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毫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毫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其徒說他事

摩突其頂摩頂放踵猶俗言

擵頭至脚爾突即撞也莊子曰墨子稱道曰禹親自操槖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子莫魯賢人

本趙註又按莊子云儒墨楊秉四謂儒家墨氏楊氏秉氏凡四家之學也秉別無所聞恐即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説孟子因闢楊墨惟子莫能知楊墨之偏而欲取二家之中以執之其意在為我兼愛之間也意則善矣然不歸於儒則終害道故孟子亦併非之蓋二家之中不可執須權輕重時當利物則為禹之過家不入而非兼愛之過時當獨善則為顔子之陋巷自樂而非為我之不及隨時隨地而權稱之以適其平乃可謂之中故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舉一而廢百也今且以權之稱物為喻物之重一斤者則推就一斤而後平物重一兩者則推就一兩而後平凡輕重不等者皆

非取乎而止乎即中矣楊氏取為我猶重一兩者也墨氏兼愛猶重一斤者也子莫執為我之輕世又執兼愛之重外而欲執二家之中猶執一兩之太輕一斤之太重而欲執半斤以為中也則物有在半斤之上下者銖兩鈞石皆不稱矣是執一而廢百也所謂舉一而廢百也

**程子**二條並叔子

**饑渴章**要畧三之十八

**微顯闡幽**其顯處人皆知之其幽處非人之所能知者故聖賢之論人微隱其顯而闡明其幽如夷齊之清鄉人冠不正則去之人知其隘矣惟孔子則知其量而發明之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柳下惠之和援而止之而止人皆知其量寬矣惟孟子知其守而闡明之曰不以三公易其介蓋夷齊之留次柳下惠之心事非孔孟不能知也雖然論其心術之奧孟子能知柳下惠之介也而防其未流之弊亦惟孟子能知其不恭是皆闡幽之謂也

**性之章**要畧五之三性之其聖自天身之其聖自我

**殺一無罪**至**非**

**義也** 士無生殺予奪之權而云爾者此亦尚志之事猶周子所謂志伊尹之所志恥君不及堯舜一夫不獲也當時公卿大夫横殺横取多矣而士之所志乃如此又所守所行無非仁義則其施之公卿大夫之位仁義不可勝用矣此言士之所事亦以警王子之徒也。此章入要畧一之二十四

**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 陳仲子不特不義與之國而不受正使雖義而與之國亦必不受如宋子魚曹子臧吳季子雖義可以受國猶不受也況仲子之狷僻以母之食不食以兄之室不居其肯受國乎履祥竊意孟子本意當以仲子不義為句與下文舍簞食豆羹之義字相反對謂仲子不義設若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然此特義之小者爾與舍簞食豆羹之義何異惟君臣上下此乃義之大者而彼皆無之此不義之大者也以其小義而信其為大義奚可哉此斷其不義之辭也

**瞽瞍殺人** 舜父頑桃應設此問以觀聖賢處事之變

孟子據此答以見聖賢用心之極爾由前言之則舜之烝乂自不致有殺人之事由後言之則皋之執法又別有議貴之辟孟子皆未論到此且論聖賢之心各行其道各極其至在我無難處之謀而天下亦無不可處之事矣○此章入要畧二之七註文微不同而集註為明徑

居養 有居則有養居養富貴之氣廣居則養浩然之氣

豕交章程子 叔子

形色 形者人之體凡耳目鼻口五藏六腑百骸九竅皆具此陰陽五行之理而心其主色者形之用凡動容貌正顏色見於面者尤其精神之發也下文止言踐形則色在其中矣

程子 叔子○此章入要畧一之二十

孔子之於顏曾 顏子鑽堅仰高用心苦矣夫子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而欲罷不能如有所立卓爾曾子隨事著察真積力久用心博矣夫子告之一貫而唯然會悟體以忠恕此所謂速化也

於冉閔 冉雍求仁閔子騫之孝夫子成其在德行之科所謂成德也

於由賜子路好勇夫子達之於禮義子貢穎悟夫子達之以性道此所以成其材也

樊遲萬章隨問而答所謂解惑也

陳亢夷之亢因子貢伯魚而聞夫子之道之因徐子而聞孟子之命此所謂遞相傳授者也孟子之私淑於人則又有在雨化成德之間者矣

道高章此章言下六句極其精密學者須貼題思之繩墨彀率二事雖對喻下文正就彀率上生意彀者挽滿也率者射法也臨射時止是引之之法然已自有發之之機學者志正體直到引滿之時自住不得而發之之機躍如在前矣引而不發教者之妙機躍如也學者之自得

厚薄章要畧二之十一

仁民此仁字言仁之用

愛物集註草木禽獸皆舉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此先王愛物之政也若釋氏雖例以不殺為愛物然知施於動物而不知施之植物此之謂不知類況絕滅親親之倫此之謂不知本墨氏猶愛無差等釋氏則又倒行逆施之矣

程子叔子一本見夷之章無偽也天理之真自有次第皆實心之推未能親親而仁民則悖德未能仁民而愛物則逐末皆是務外也務外則偽也。此章入要畧二之九

盡心下

召陵之師春秋魯僖公四年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責其不貢次于陘楚屈完來盟盟於師師退盟于召陵

武成章程子叔子杵或作鹵史漢戰國策作鹵徐廣顏師古曰漂浮也鹵楯也履祥按鹵杵聲相近軍中固有楯無杵然鹵乃濕鹵之鹵謂血流地生鹵爾王文憲曰此孟子拔本塞源之論雖非武王殺之然亦仁人所不忍言也虎賁書序作百史記亦作千書序不可信王曰

前章疑武成難信此章繼言武王伐殷疑武成所以懲戰國多殺之暴引湯武所以示後世弔伐之仁二章不

同同歸於救世而已**莊周所論斲輪**莊子天道篇輪扁對桓公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一間**散翁曰詳此章文意似於兩人字讀謂殺人父之人是亦殺其父殺人兄之人是亦殺其兄亦字如猶字於本文為通**必行文王之政**謂前篇闕識而不征**其人**其字重讀**見其所安之實**本論語察其所安**猶不得也**孟子以前未有不仁得天下之事但夷羿寒浞本身即已誅滅孟子以後固多有不仁得天下者矣不但一再傳失之然子孫誅滅殆無遺類不止於猶不得而已孟子之言未嘗不驗也**聖人百世之師**文公文集曰孟子於二子雖或以為聖之清或以為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為此論乃以百世

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此章入要畧五之五

仁也章程子伯子

外國本尤延之云高麗本按高麗箕子之國為東夷文物之邦尚多有古書

理頗也楚辭蹇修以為理叶音頼辦證曰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理之至皆訓為頼則理固自有頼音矣

性命章要畧三之十

有命焉命也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有性焉之性是天地之性此固不待言惟二命字難分有命焉之命一節是氣之理命也之命一節是理之氣何以謂氣之理是就氣上說而理亦在其中為之品節限制何以謂理之氣是就理上說而氣却於其中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葢理氣未始相離天以陰陽五行化生人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然理則一而氣則有清濁厚薄之不同所以在人便有智愚聖否貴賤貧富之異而理

固無不在焉此所以謂命也但命也之命自其清濁厚薄者言之則全屬氣有命焉之命自其貧富貴賤之分限言之則便屬理命也之命在前有命焉之命在後然才有清濁厚薄便亦自有貧富貴賤才有貧富貴賤便自有上下品節所以總謂之命但其上一截清濁厚薄全屬氣到貧富貴賤各有品節則屬理此兩命字所以同所以異者如此

## 性也命也

口之於味也以下五句是氣質自然之欲故斷之曰性也此是順結也仁之於父子也以下五句是人心自然之理乃結之曰命也此乃反結何耶曰口之於味五者就人身言仁之於父子五者就人事言就人身言有此形氣便有此五者故曰性也就人事言則所處所遇自是有不同者故曰命然人以前五者在人身為性而必求得之孟子指出天分謂各有限制之不同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人以後五者在人事為命而不求自盡故孟子指出原頭謂本有義理之不異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謂

之君子不謂性則知一謂之性者世人之言也謂之君子不謂命則知一謂之命者亦世人之言也故朱子有世人之說王文憲曰性也是氣質之性要輕看有性焉是天地之性要重看又曰孟子後段命也一句是歇後語仁義五者非命也到得所值不同則命也故程叔子朱子於此五者之命見其說不去於是以命也推上去說清濁厚薄所值不同以補語意

程子（並叔子）厚薄清濁（五者之命程叔子清濁厚薄之）

說盡之矣夫清濁厚薄氣也而清濁發於所知厚薄驗於所値自其清者言之則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節智之於賢否也自能辨聖人之於天道也自不期而昒合自其濁者言之則於父子而仁有所窒於君臣而義有未明於賓主而禮有未合於賢否而智有所昏於天道固不能如聖人之自然昒合此命之清濁也自其厚者言之則為父而得其子之孝為子而得其父之慈為君而得其臣之忠為臣而得

其君之遇賓主之相敬賢者之相知聖人而必得位得名得祿得壽自其薄者言之則子孝而有瞽瞍之父父慈而有朱均之子君賢而有觀扈之臣臣忠而有龍逢比干之戮為主而晉侯見弱於齊為賓而魯君不禮於楚以言乎智則晏嬰而不知仲尼以言乎聖與天道而孔子不得其位此名之厚薄也氣化流行紛綸錯揉化生人物隨處不同或清或濁或厚或薄四者相經相緯相揉相雜而發於心驗於身遇於事有萬不同者清者生知安行而濁者反是厚者氣數遇合而薄者不然此所以謂之命也程子發此四字或問兼存兩說學者宜此而觀之

**善信章** 要畧五之十一

**程子** 前叔子後未詳

**所不忍** 下文無欲害人之心也

**所不為** 下文無穿窬之心也

**達之於其所忍** 猶云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所為** 如下文受爾汝以言不言餂之皆其類也

**無受爾汝之實** 文公因沈僴之問自謂註中因何改

不分曉謂實字當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履祥按註中不分明者謂舊說作誠實解也然今註亦未大分曉當從語錄之說夫爾汝者人所輕賤之名也受人輕賤之名我固恥之但能反身而充其無受輕賤之實則其所為者無往而不為義也則為之訓作為之為○此章入要畧一之七但要畧註尚是舊說按此章有所不忍者無欲害人之心此惻隱之端也有所不為者穿窬之心此羞惡之端也能充之於他事則無非仁無非義矣前蕉說仁義後獨說義語錄曰仁只一路義則頭項多下又充之以無受爾汝之實又充類至義之盡以言不言餂入者其心術隱微猶盜賊也觀省至此可謂細密必如此充之而後無一毫非義

近約章 要畧四之四

不下帶 古人視不下於帶因以目前常視為不下帶此古時方言也

性者 語錄當有之字

反之

語錄當有者字

**程子**伯子下同

**董子**董仲舒前漢書有傳答江都易王曰仁人者云云程子始表出之朱子白鹿洞學規以為處事之要○此章入要畧五之一

**貌之**註作輕之左傳貌諸狐謂小也貌之小視之也語錄孔子畏大人孟子卻藐大人大人固當畏但所藐者其堂高數仞食前侍妾田獵後車耳孟子為見世人視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有言不敢出口故云爾

**楊氏曰**文公語錄曰雖曰聖人之心無小大無敵慢不肯如此說但以此視彼為富貴權勢所移者有間矣聖人固不如此若大賢以下則未免如此○此章入要畧三之十四

## 養心章

要畧一之十八王文憲曰呂侍講曰天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易染者莫如欲又周子養心亭說集註不入王文憲曰必自寡而後至周子所謂無

**程子曰**伯子語輔漢卿謂極其微細言之學者須於有所向處克治去待其周張則用力難矣

## 羊棗章

羊棗曾晢所獨嗜曾

子為不忍而不食膾炙人之所同嗜曾子非為味而食

狂狷章要畧五之十二終

此語與論語小異論語曰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琴張事見莊子莊子大宗師篇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按狂者志高而行不掩焉者夫子謂可因其志高而與之進道耳非取其終於狂也若終於狂則便有琴張之病過中失正而流於異端矣琴張之狂未必盡如莊子所言然其近似亦必有以取之牧皮未

詳家語史記弟子傳不見牧皮此在三千之數必魯人也如孟獻子之友牧仲蓋魯有牧氏嘐嘐然曰古之人狂也志大也行不掩焉簡也畧於事也程子曰伯子鄉原德之賊也論語止此一句上文必有所傳非之無舉二句原也同流合汙二句鄉原所以媚小人也居之似忠信二句鄉原所以媚君子也衆皆悅之併上文鄉原之似德也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鄉原之非德也似德則亂德非德則賊德矣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凡異端非正道者皆邪慝也邪詖之辭邪也淫遁之辭則慝也而獨於鄉原章出邪慝二字蓋如楊氏為我則學義而差者也墨氏兼愛則學仁而差者也其亦有以善意為之未必有為惡之意也若鄉原之志行態度取媚求容欺世盜譽欲自附於中行而反譏狂狷以自

是其感人心壞風俗不復可以振起而使世人皆不得見中行之真是真所謂邪慝也已此章蓋子因孔子三言而發明狂者之志狷者之守又因孔子賊德之言而寫出鄉原之情狀態度而卒歸之反經其為世道人心計遠矣大矣讀之使人感切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亦有遲速故言有餘　按邵子經世書自巳會之未以運經世之一之未歲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亥一百四十歲而卒午會以運經世之二之子歲在甲子禹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乙未凡四百五十二年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二十九年而文王為西伯是入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餘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年庚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歲孟軻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

見知聞知　韓文

公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云云程子謂文公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所傳者何事今按原道不過謂其法度禮樂政教以是傳之益制作皆得其的而後可謂前聖後聖之相傳也然其言不如孟子之精見而知聞而知所知者何事蓋此理之大中至善也又此章繼君子反經之後尤有深意

**萊朱** **或曰即仲虺** 趙註萊朱一曰仲虺則是以仲虺為萊朱之一名也集註引之而云或曰即仲虺或之者存疑也履祥按仲虺古文尚書作中䖿䖿即雷字也史記亦作䖿雷萊聲韻同又虺本音呼回反亦與雷萊音叶但今唐本不依古文作䖿而依左傳故以仲虺為萊朱則若可疑爾湯之賢臣伊尹之外無如仲虺者次之仲虺之誥其見知之實可想矣而與伊尹並為左右相則萊朱即仲虺可知也

**太公望** 呂尚 **散宜生** 若周公號叔閎夭泰顛南宮括皆不與見知者之列號叔周公父子兄弟不在數於大臣則獨舉太

公望於五臣則獨舉散宜生孟子當時蓋別有所攷後世不聞其詳爾

**近聖人之居**

聖人之居在今襲慶府仙源縣而鄒即鄒縣在仙源之南

**爾**

上爾字指見而知之者下爾字指聞而知之者此二句舊說未明惟三山林少穎之說為得其指文公聞而是之蓋凡言爾者皆有所指之辭故字書言如是為爾即爾物之意也此二爾者即指上文所謂見知聞知者而為言也此章大意謂自古五百餘歲而聖人出在當時必有見而知之者在後世則有聞而知之者今去聖人之世未遠去聖人之居又甚近而曾思輩又皆亡矣已無有如是見知者則亦恐遂無復有如是聞知者矣此其思前聖憫當時憂後世俟來哲深長之意藹然見於言表嗚呼悠哉

孟子集註攷證卷七

跋

右仁山先生論孟攷證所以繼文公之緒惟益之許先生得其傳以授後學然抄寫不繕而謬誤相承尤非所以廣布也憲幕張公特為主盟俾鳩工鋟梓以便學者屬愚董其役於是許先生手自校證點畫無訛非特學者之多幸亦斯文之多幸也古麗後學呂遲謹識

